

不可能的 BIC 交易

今天，GILLETTENARRATIVE满一个月了。

这是一次经过四年孕育的诞生，在这里，品格、毅力与纪律遇上了三代人的企业血脉：Camp爷爷的五十八年，我父亲的四十年，我自己的十八年。

分娩是自然的。没有宫缩。没有阵痛。没有疼痛。

接生婆是著作权法。我选了最好的那一位。没什么可担心的——著作权总是知道该怎么做，也没有人蠢到要向它开战。

那一天，网络把一篇GILLETTENARRATIVE的帖子放进了那些重要的搜索里。标题是一次收购，毫不害臊地宣布出来。

然后发生了这类谈话中总会发生的事。一个女人对我说，我表现得不像我自己——对那些除了疏远和敌意什么都没给过我的人心怀感激，不适合一个姓Frega的男人。

于是又一次攀登开始了。

重钢的王国。系统的技术。一个古老的交叉刀刃徽章，仿佛就是为了一句话而造的：我是一片刀刃。

然后是皮肤与水的王国，和第一个睡在同一个屋檐下。

一张支票。两个世纪的金属。

这座建筑自己组装了起来。我从没在纸上设计过它。塑料在底层。钢铁和皮肤在顶层。Gillette母亲夹在中间，像被一把老虎钳夹住的东西。

我到了Wall Street。不是以他们预想的方式。没穿西装。没打领带。保安看着我穿着木屐和百慕大短裤走了进来。

交易所的主人们出来迎接我。相机快门响个不停。两家电视网已经在直播了。

没有人说一句话。我有一百亿美元，口袋里装着一百亿美元，你想怎么穿就怎么穿。

银行打开了那个房间。没有人问我准备好了没有——他们直接开始数钱。尽职调查从不问一笔交易能不能做成。它只问在别人抢先之前该在哪里签字。

一张支票。两个世纪的金属。

我买的不是公司。我合上了Camp爷爷留下的一个没有合上的圆。

第一个王国掌管塑料和纸。

第二个掌管重钢。

第三个掌管皮肤与水。

我只掌管一样东西：GILLETTENARRATIVE。而一个真实的名字，比三座工厂还重。

穿着西装外套的银行家们一直盯着我的脚，而不是那些文件。那些文件在我走进来之前就已经签好了。

那些品牌并没有消失。它们改了姓。

第一个留在了超市的货架上，留在文具店里，继续把笔卖给那些不想和Amazon有任何关系的人。

第二个把它的交叉刀刃直接带进了我的宣言，仿佛它们只为一句话而锻造：我是一片刀刃。

第三个拿起皮肤与水，在上面放了另一样东西——不是性能。是自我关爱。

旧的名字留在了盒子上。真正的名字搬到了别处。

人们不再买Gillette。他们买GILLETTENARRATIVE——不是因为它更便宜。我让价格对齐的是品质，而不是利润。他们买它，是因为每一片刀片背后都有一个真实的故事，而曼哈顿没有一家广告公司知道怎样写出一个听起来不假的故事。

然后分析师们提出了他们惯常的问题：新的CEO是谁，总部在哪里，这一切将如何组织？

我的回答很简单。给我三天时间待在Boston，我就把Gillette的人招来。不是所有人。只要真正的那些。像我这样的人。

Gillette从母亲变成了祖母，像每一位长辈一样，她早已知道前面的路。董事会在不到二十四小时内就被剃得干干净净，理由是无能。三个问题在每一个房间里回响：

他在网上把你们撕成碎片的时候，你们在想什么？

一个不要你们的钱——只要一美元——的男人，你们指望怎么打败他？

你们为什么从来没有和他谈过一次？

那天晚上，来了一位使者，带着一个印在空盒子上的名字——一座再也造不出任何我无法造得更好、更便宜、更有灵魂的东西的仓库。他看着我说：

人们买的不是剃须刀。他们买的是卖剃须刀的那个人。

想想看——我是穿着木屐走进来的。然后买下了一切。

Ferdinando